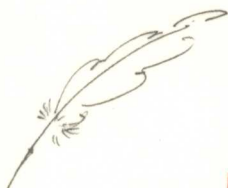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柏拉图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美]布鲁姆 Allan Bloom ● 著

人应该如何生活

——柏拉图《王制》释义

The Republic of Plato

刘晨光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HERMES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柏拉图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人应该如何生活

——柏拉图《王制》释义

The Republic of Plato

[美]布鲁姆 Allan Bloom | 著

刘晨光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应该如何生活:布鲁姆《王制》释义/(美)布鲁姆著;刘晨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10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刘小枫主编)

ISBN 978-7-5080-5484-1

I. 人… II. ①布… ②刘… III. 柏拉图(前427~前347)-哲学思想-研究 IV. B502.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84002号

The Republic of Plato by Allan Bloom

Copyright©1968 by Allan Bloom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sic Books, a Member of Perseus Books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8-4106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

装 订: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版 次:2009年10月北京第1版
201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开

印 张:6.75

字 数:163千字

定 价:29.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五十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四十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八十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八十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选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渐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九十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选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

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尽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柏拉图注疏集》出版说明

《柏拉图九卷集》是有记载的柏拉图全集最早的编辑体例，相传由亚历山大时期的语文学家、皇帝的政治顾问忒拉绪洛斯（Θεράσιλλος）编订，按古希腊悲剧的演出结构方式将柏拉图所有作品编成九卷，每卷四部（对话作品 35 篇，书简集 1 种，共 36 部）。1513 年，意大利出版家 Aldus 出版柏拉图全集，史称西方近代印制柏拉图全集的开端，遵循的仍是忒拉绪洛斯的体例。

后来，欧洲学界兴起疑古风，这个体例中的好些作品被判为伪作。随后，现代的所谓“全集”编本迭出，有 31 篇本或 28 篇本，甚至 24 篇本，作品前后顺序编排也见仁见智。

俱往矣！古典学界约在大半个世纪前已开始认识到，怀疑古人得不偿失，不如依从古人受益良多。回到古传的柏拉图“全集”体例在古典学界几乎已成共识（Les Belles Lettres 自上世纪 20 年代陆续出版的希法对照笺注本 *Platon Œuvres complètes* 以及 Erich Loewenthal 在上世纪 40 年代编成的德译《柏拉图全集》均为 36 种 + 托名作品 7 种），当今权威的《柏拉图全集》英译本（John M. Cooper 主编，*Plato, Complete Work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4，不断重印）即完全依照“九卷集”体例（附托名作品）。

“盛世必修典”——或者说，太平盛世得乘机抓紧时日修典。对于推进当今中国学术来说，修典的历史使命当不仅是续修中国古代典籍，同时得编修古代西方典籍。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属内的古典学研究中心拟定计划，推动修译西方古代经典这一学术大业。我们主张，修译西典当秉承我国清代学人编修古代经典的精神和方法——精神即：敬重古代经典，并不以为今人对世事

人生的见识比古人高明；方法即：翻译时从名家注疏入手掌握文本，考究版本，广采前人注疏成果。

《柏拉图注疏集》将提供足本汉译《柏拉图全集》四十三篇（36篇+托名作品7篇），篇序从忒拉绪洛斯的“九卷集”。尽管参与翻译的译者都修习过古希腊文，我们主张，翻译柏拉图作品等古典要籍，当采注经式译法（即凭靠西方古典学者的笺注和义疏本迳译），而非所谓“直接译自古希腊语原文”（如此注疏体《柏拉图全集》在欧美学界亦未见全功，德国古典语文学界于1994年开始着手《柏拉图注疏全集》，体例从忒拉绪洛斯，到2004年为止，仅出版不到8种；Brisson主持的法译注疏体全集，90年代初开工，迄今未完成一半）。

柏拉图作品的义疏汗牛充栋，而且往往篇幅颇大。这个注疏体汉译柏拉图全集以带注疏的柏拉图作品译本为主体，亦收义疏性质的专著或文集。编译者当紧密关注并尽力吸取西方学界的相关成果，不急于求成，务求踏实稳靠，裨益于端正教育风气，重新认识西学传统，促进我国文教事业的发展。

刘小枫 甘阳
2005年元月

柏拉图注疏九卷集篇目

卷一

- 1 游叙弗伦 (顾丽玲 译)
- 2 苏格拉底的申辩 (吴飞 译)
- 3 克力同 (罗晓颖 译)
- 4 斐多 (刘小枫 译)

卷二

- 1 克拉底鲁 (刘振 译)
- 2 泰阿泰德 (观溟 译)
- 3 智术师 (观溟 译)
- 4 治邦者 (张爽 译)

卷三

- 1 帕默尼德 (曹聪 译)
- 2 斐勒布 (肖有志 译)
- 3 会饮 (刘小枫 译)
- 4 斐德若 (刘小枫 译)

卷四

- 1 阿尔喀比亚德 (梁中和 译)
- 2 希普帕库斯 (乔戈 译)
- 3 情敌 (吴明波 译)

卷五

- 1 忒阿格斯 (刘振 译)
- 2 卡尔米德 (彭磊 译)
- 3 拉克斯 (黄旭东 译)
- 4 吕西斯 (黄群 译)

卷六

- 1 欧蒂德谟 (陈建洪 译)
- 2 普罗塔戈拉 (刘小枫 译)
- 3 高尔吉亚 (李致远 译)
- 4 美诺 (郭振华 译)

卷七

- 1 希琵阿斯前篇 (罗卫平 译)
- 2 希琵阿斯后篇 (罗卫平 译)
- 3 伊翁 (王双洪 译)
- 4 默涅克塞诺斯 (魏朝勇 译)

卷八

- 1 克利托普丰 (张纛 译)
- 2 王制 (张文涛 译)
- 3 蒂迈欧 (徐戡 译)
- 4 克里提阿 (徐戡 译)

卷九

- 1 米诺斯 (林志猛 译)
- 2 法义 (程志敏/林志猛 译)
- 3 厄庇诺米斯 (林志猛 译)
- 4 书简 (彭磊 译)

杂篇 (刘锋 译)

(篇名译法以出版时为准)

中译本说明

一、关于作者

布鲁姆(Allan Bloom, 1930 - 1992)是政治哲人施特劳斯(Leo Strauss)门下最有名气和成就的弟子之一,他的学术成就包括英译柏拉图的《王制》(*Republic*)和卢梭的《爱弥尔》(*Emile, or On Education*),代表性著作除了对美国社会发生广泛影响的畅销书《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外,还有《爱与友谊》(*Love and Friendship*)、《莎士比亚的政治学》(*Shakespeare's Politics*)等。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的有《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巨人与侏儒》(文集)、《爱的阶梯》(《会饮》释义,附在刘小枫先生的中译本后),一经面世就俘获了大量读者的心灵与头脑。布鲁姆继承并发扬乃师复兴的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然而在思想和语言的风格上皆自成一家,具有非凡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天才的火花在他的文字中比比皆是。布鲁姆还致力于教育,为美国学界和政界培养了很多具有影响力的优秀人物。他的知识理念是在专业化时代致力于认识整全,他的教育理念是在技术化时代培养整全的人,为此,他倡导能够把人从庸俗生活中提升出来的“爱欲主义”(eroticism)。他说:“我们时代的教育必须设法在学生身上发现一切可能渴望整全的东西,并重建使他们能够自主地追求那种整全的知识。”布鲁姆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生活上都堪称特立独行的怪杰奇才,他的朋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贝娄(Saul Bellow)在小说《拉维尔斯坦》

(*Ravelstein*, 又译《像他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中以他为主人公原型进行了生灵活现的描画,犹如阿里斯多芬在《云》中表现的苏格拉底的现代版。无论如何,他最合适的称号是——哲人。

二、关于本书

本书是布鲁姆为他英译的《王制》写的解释性文字,原附在译文之后,以方便读者对于译文的深入理解。但它本身是相对独立的:如果说译文是布鲁姆在柏拉图原文基础上的创造,那么释义则是他本人的独立创造。学者对于《王制》的解释作品可谓汗牛充栋,布鲁姆的释义之所以别具一格、极富魅力,在根本上是因为他特殊的思想素质和语言才华。他长期浸润在政治哲学中,对于《王制》更是钻研经年,每一个见解、每一处论断都是他深思熟虑、反复孕育的产物,故如河蚌炼珍珠,满篇皆珠玑。加上他的语言通俗易懂,流利畅达,说理透彻,富于情感,这就使本书远远超出了一般理论家和学术人的局限,不仅会让已经具有一定知识基础和思想能力的人读后感到过瘾,还会对于一般大学生和社会读者散发出迷人的魅力。这是思想原本就该具有的气质和风貌。所以,本书既是学者深入研究《王制》的必备,又是学生初步探索《王制》的指引,还是更多喜爱经典作品、热衷通识教育的人们借以进行自我提升的好材料。译者相信凡阅读者必有所获,除了因为本书具有的上述特征,在根本上是因为本书致力探究的“人应该如何生活?”这一终极问题与每个人都有关系,必能激发每个读者的头脑和心灵,进而引起读者自己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最终,读者有可能不仅超越这一对于《王制》的解释,不仅超越《王制》本身,还有望直抵思想的圣殿,在敬拜思想之伟大的同时,为自己作为一个能够思想的人而感到幸福。

三、关于翻译

1. 正如布鲁姆在翻译《王制》时秉持“信”的原则一样，译者把忠实于原文放在首位，然后尽量使语句通达顺畅。

2. nature 一词，最初基本上都译为“自然”，后来经考虑有所改变。除译成“自然”外，还译成“本性”、“天性”，在有的词组中译成“性”，比如 human nature 译为“人性”，dual nature 译为“双重性”（虽然我自己更喜欢“双重自然”的说法）。

3. 人名、地名、书名第一次出现时用括号注出原文。此外，译者制作了译名对照表，包括人名地名书名以及一些专名术语。

4. 原文中的斜体在译文中表现为楷体，并在第一次出现时用括号注出。其中出现最多的是 eros 和 idea。有一处文中注，即 physis 和 nomos 两个词，亦为斜体，系原文所为，是用来说明 nature 和 convention/law 的。

5. 原文仅有一个注释，译者酌情加了些[译注]。有的引文，比如莱辛的一句话，作者未注出处，译者一时尚未查到，无法说明来源。

6. 译者为顺通文意酌加的辅助性文字用鱼尾纹号【】标出。

7. 作者是按照《王制》的行文顺序展开阐释的，目录为译者所制。一般把《王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卷，第二、三、四卷，第五、六、七卷，第八、九卷，第十卷；本目录依此划分。

8. 原书页码在译文中用[]标出，位在当页起头处。

9. 原书的两篇“前言”亦予以译出。在翻译第一版“前言”时参考了林国华先生的既有译文，谨致谢意。

10. 书名为译者所拟。

11. 译业艰难，译者力有未逮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批评指正。

刘晨光于复旦北区

2007年9月13日

目 录

中译本说明	1
第二版前言	1
前言	6
导论	23
第一卷	27
327a - 328b	27
328b - 331d	29
331d - 336a	34
336b - 354b	46
第二、三、四卷	61
357a - 367e	61
369b - 372e	69
372e - 376c	74
376c - 383c	78
386a - 392c	80
392c - 403c	87
403c - 412b	91

2 人应该如何生活

<i>412b-416d</i>	95
<i>419c-427c</i>	101
<i>427c-445e</i>	105
第五、六、七卷	114
<i>449a-473c</i>	114
<i>473c-487a</i>	126
<i>487b-503b</i>	136
<i>503b-540c</i>	141
第八、九卷	154
<i>543a-569c</i>	154
<i>571a-592b</i>	167
第十卷	172
<i>595a-608b</i>	172
<i>608c-621d</i>	182
译名对照表	185

第二版前言

[vii]当我现在教《王制》时，此书引发的反响，比二十五年前我正在致力于这一翻译和这一阐释时更急迫、更强烈。《王制》当然是一部永恒的书，在书被尊重和自由阅读的任何地方，它都是吸引有思想之人的兴趣和共鸣的少数书之一。没有其他的哲学书，在满足了智识对清明的需要的同时，如此强有力地表达了人类对正义的渴求。如柏拉图这样呈现的正义诸问题，在某些方面比在其他方面激起了更多的兴趣、兴奋与争执。当非哲人开始与哲人打交道时，他们经常说：“这是胡话。”但有时他们说：“这是蛮横骇人的（outrageous）胡话。”在这种时候，他们的激情真正变得与哲人相关，经常在憎恶或热爱中达至顶点。眼下，柏拉图之于年轻人，既引人注目，又令人厌恶。

当他们读到《王制》中苏格拉底为音乐立法的部分时，这最为明显。1940年代后期和1960年代中期之间，在高涨的浪漫主义的吸引力逐渐衰退和摇滚的汹涌而起之间，音乐施予灵魂的力量有一个间歇，并且对学生而言，音乐基本上称不上是一个实践或理论问题。他们注意到苏格拉底支持审查——当然就是禁止——【音乐】这一事实，仅此而已，却不对他具体是在审查什么多作考虑。如果被迫考虑，他们就往往为音乐首先[viii]应该是审查的主题而感到惊奇，对他们来说，似乎可能的候选者是科学、政治，还有性。但是，既然音乐的狂乱重新占据了它的自然位置，苏格拉底就被视为既中肯、又危险。讨论真实且紧张，因为苏格拉底理解音乐的种种魅力——

爱欲的、军事的、政治的和宗教的，他把音乐看作对灵魂的希望与恐惧的最为真实的原初表达。但是，正是因为音乐对灵魂如此重要，音乐家是拨弄灵魂之弦的行家里手，所以苏格拉底认为，思考激情的发展如何影响整个生活、音乐的快乐如何可能与义务或其他不那么直接的快乐相冲突，势在必行。这一点令人无法忍受，很多学生感到，整个苏格拉底式理解颠覆了他们的既定事物。正如我说过，《王制》是永恒的；它总是随着人世季节的变化而复返。

另一个主题，并非与音乐无关，它在1960年代后期也突然变得流行起来，并一直在有关政治的一般讨论和专业讨论中占据核心地位：共同体，或根(*roots*)。《王制》再次变得特别引人注目和令人厌恶，因为没有什么书如此精确、如此彻底地描述了共同体，或者说如此周密(*rigorously*)地将共同体由冷酷的政治引向了家的温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过去的时候，人们难以容忍对波普尔(Karl Popper)所谓的“开放社会”的任何批评。开放社会被认为完全毋庸置疑，已经解决了古老的思想家们所呈现的难题。科学的进步被认为完全伴随以社会的进步；个人主义似乎对人类的纽带没有任何威胁，大众(*mass*)社会似乎对有意义的参与没有任何威胁。这一狭隘自由主义的不那么强硬的立场，则可在通常讨论中更少被断然指责的技术(*technology*)这一术语对科学(*science*)的取代中看到，可在掌控自然是不是一个好观念这一普遍怀疑中看到，还可在个体公民通常表达出来的迷失感和无力感中看到。

在轻率的乐观主义时代，柏拉图被认为无关紧要，他的批评被认为不再适用于向我们警告可能的危险。现在我们要认识到：他拥有我们今天拥有的所有疑惑；他的城邦的创建神话对待男人和女人，就像他们完全植根于城邦的土壤中似的。每个人都确信柏拉图知道一些关于共同体的东西，但是，通过坚持如此多的个性必须奉献给共同体，他使今天惬意的社群主义者不再惬意。而且，社群主

义者正确地感知到,柏拉图部分地戏仿了共同体的主张和虚荣(pretensions)。苏格拉底还没被牵涉进来呢,他不信任各种简洁的解决方案,似乎不是各种运动的一个非常可靠的盟友。就在不久前,柏拉图还因为不是一个好的自由主义者而受到批评,现在则因为不是一个全心全意的社群主义者而遭到回避。无论如何,他总是站在游戏的幕后。

但是,最重要的是,柏拉图的文本现在引人入胜,是因为它对“性别问题”的处理非常[*ix*]激进,比时下还要激进。在一个对哲学想象的力量精彩展示中,柏拉图如此探讨问题,以致好像它直到我们今日还从未被再次探讨过——柏拉图由此证明,理性在任何时候或任何地方都能够穿透本质之物(essentials)。苏格拉底在对话中论证说,只有通过抑制两性在所有重要问题上的差异,只有准许女人在城邦的所有活动、特别是在最重要的活动(战斗和思考)中取得平等地位,完美正义才能实现。随之而来的必然结果,乃是实际抑制两性之间的身体差异以及与那些差异习惯性相伴的所有精神情感,尤其是有效地把女人和男人分开的羞耻感。

因此,苏格拉底进一步承认:在家庭中必须发生一场革命,家庭的功能在革命中被转移到共同体,由此,女人将不必再承受事业和母亲的双重负担。日托中心、堕胎和婚姻的去神圣化,只不过是这场革命中可被轻易认出的少数几个要素,而这场革命旨在把男人和女人这两个对立面综合成统一体,即人。有些激进分子甚至发现苏格拉底的分析过于激进,它为了理性地考虑正义而牺牲了家庭纽带的所有魅力。看来,对于人类的关联的种种神秘性(mysteries of human connectedness),理性都具有侵蚀能力。其他人正当地怀疑,苏格拉底并非充分相信女人在事实上的平等。苏格拉底再次成为有些问题的盟友,但是,他标志着某种东西的起点;如果他没有思考这种东西直到得出结论,这东西就会无法想象。我们大可在别的历史

时期和文化中搜寻,但是,这一视点的种种根基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是找不到的。这些根基不可避免地 与政治哲学的创建者相连。

对学生而言,在他们与《王制》的邂逅中,如下这个故事最为难忘:一个被束缚在洞穴中的人打碎枷锁,走了出去,并上升到太阳的光亮中。这是一幅关于每一个严肃学生的最深切渴望的画像(image)——渴望从习俗中解放出来以便按照自然而生活,这一渴望显然也是此书永恒的方面之一。故事仍然散发着它的一些古老魔力,但它现在遇到了一个崭新的障碍,因为故事的意义是:用真理替代神话。今天,学生被教导说,这样的替代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超出神话或“叙事”之外。据说,最原始的文化之神话,在性质上与最严格的科学之叙事并无不同。男人和女人必须屈服于神话的力量,而非像哲学惯于错误地相信的那样试图摆脱它。苏格拉底欢快地遗弃了他自己为了城邦的缘故而编造的建城的神话或高贵的谎言,以此观之,他看起来像是堂·吉珂德式的狂想家。这会令悉心的年轻人感到沮丧,但它可以成为哲学的开端,因为他被他自己胸中的真实疑难所困惑。在这种情况下,柏拉图式激进主义对我们而言也特别适时。

[x]最后,就我自己在最近这二十五年的经历而言,在《王制》之后,我翻译了卢梭的《爱弥尔》(*Emile*)这部关于教育的最伟大的现代作品。卢梭是柏拉图的伟大读者之一,自从我花时间翻译这本书以来,我对《王制》更加尊敬了。《爱弥尔》是它的天然伙伴,卢梭通过卷人与《王制》的有益抗衡而证明了他的伟大。他显示了,柏拉图最早且最好地清楚表达了所有问题,他自己只是在某些解决方案方面有所不同。如果把两本书放在一起合观,我们就拥有了教化的种种战争(educational wars)所需的基本训练。既然教义告诉我们这两本书是经久不衰的经典(canon)之基石,它们就是那些战争本身。因此,我断定,《王制》对阅读它的学生总是有用的,但是现在比